

徐志摩：年谱与评述

陈从周○著 陈子善○编

陈从周（1918—2000）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古园林专家。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杭州人。早年学习文史，后专门从事古建筑、园林艺术的教学和研究，成绩卓著，尤其对造园具独到见解，主要著述有《苏州园林》、《扬州园林》、《园林谈丛》、《说园》、《中国民居》、《绍兴石桥》、《春台集》、《书带集》、《山湖处处》、《岱庙建筑》、《园林谈丛》、《上海近代建筑史稿》等。陈从周先生还参与了大量实际工程的设计建造，如设计修复了豫园东廊、龙华塔、宁波天一阁、如皋水绘园，设计建造了云南楠园等大量园林建筑，并把苏州网师园以『明轩』的形式移建到了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成为将中国园林艺术推向世界之现代第一人。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徐志摩：年谱与评述

陈从周○著 陈子善○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志摩:年谱与评述 / 陈从周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80678-979-7

I. 徐... II. 陈... III. 徐志摩(1896~1931) — 年谱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55059号

责任编辑 阙政 陈琪

封面设计 张志全

技术编辑 丁多

徐志摩:年谱与评述

陈从周 著 陈子善 编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经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875

字数 145000

版次 2008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678-979-7/I·214

定价 16.00元

序

陈子善

一九四九年九十月间，一本薄薄仅一百余页的小书在上海悄悄问世了。此书为小三十二开本，平装，单一的淡灰色封面封底，无版权页，不是正式出版物，系作者自印分赠亲朋好友和图书馆，只印五百册。当时正值政权更替，社会巨变，翻天覆地，谁也没有注意到这本有点落寞的小书。直到整整三十二年之后，上海书店重新影印推出此书修订版，才引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视。这本小书就是陈从周编撰、张闾声（宗祥）题签的《徐志摩年谱》。

陈从周（一九一八至二〇〇〇）是驰名中外的古建筑学家、园林艺术家、近现代文史掌故专家、散文家和书画家，当年怎么会对新诗人徐志摩有如此之大的兴趣，潜心为之编撰年谱？陈从周是徐志摩表弟，他曾这样介绍自己与徐家的亲密关系：“志摩父申如先

生，是我妻蒋定的舅舅，又是我嫂嫂徐惠君的叔叔，我是由我嫂嫂抚育成人的，因此有着双重戚谊。”（引自陈从周《记徐志摩》），他不止一次地回忆自己初一时为徐志摩散文《想飞》所吸引，十四岁就已读完《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巴黎的鳞爪》和《猛虎集》，“我爱读他的诗文，虽然我所用力的是古建筑园林，但他的性灵却感染了我的气质，对我的思想感情上是起变化的。我从那时起便留心他的事迹。”年轻的陈从周敬爱表兄，徐志摩不幸飞机失事，他在悲痛之余立下为其作传的宏愿，开始“更广泛的收集资料”。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得到了徐志摩前妻张幼仪、未亡人陆小曼以及徐志摩老师、同学和诸多亲友的支持和帮助，陈从周自己也频频出入图书馆查阅各种报刊和文集，“集腋成裘，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想写传记难于下笔，于是改换了我的方式，将这些资料排比成年谱”。这就是《徐志摩年谱》诞生的背景。明乎此，也就进一步认识了此书的价值，正如沈从文后来对陈从周所指出的：“没有你的书，志摩的家世与前半生弄不清了。”

大致可以推断，《徐志摩年谱》断断续续历经十五六载，方始大功告成。然而，结集出书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当然，这阻力并非不可预见。既然徐志摩不是左翼作家，早已被判定为“一步一步走入怀疑悲观颓唐”的“末代的诗人”（引自茅盾《徐志摩论》），那么，在上海已经改朝换代的一九四九年九十月间，印行《徐志摩年谱》确实有点不合时宜，尽管陈从周在《年谱》中已经引用了茅盾对胡适论析徐志摩“单纯信仰”的批评，也在《年谱》中指责一九三一年秋软禁蒋百里的南京政府为“反动政府”。但陈从周不顾朋友们“不要干这蠢事了”的劝告，他后来感慨地回忆道：“请赵景深

先生作序，他不肯写，徐悲鸿先生要我搞鲁迅，但都扭转不了我这颗‘无缘无故的爱’的心，硬着头皮干下去了。当然有些只好不明言了。”赵景深不肯为《年谱》撰写新序，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以至于陈从周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将其在徐志摩逝世后所作的旧文《志摩师哀辞》作为“代序”。徐悲鸿建议他放弃研究徐志摩转而研究鲁迅，也是出于好意。陈从周却丝毫不为所动，执意印出《徐志摩年谱》。他自认这是一次“感情的冲动”。谢天谢地，幸好有了这次“冲动”，否则这部《徐志摩年谱》命运未卜，到了五十年代以后就极有可能无法与世人见面了。

《徐志摩年谱》“内容力求有据，以存其真”（引自陈从周《〈徐志摩年谱〉编者自序》）。此书爬梳剔抉，编排得当，对谱主的家族、求学、婚姻、交游、作品的创作、发表和评论等等，都有较为翔实的反映。如徐志摩早期的《论哥舒翰潼关之败》（片断）、《民国七年八月十四日徐志摩启行赴美文》、一九一八和一九二八年的日记片断、一九二六年家书片断等等，如不是《年谱》中保存，恐怕都要失传了。限于条件，《年谱》也有不少疏漏。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上海书店出版《年谱》影印本时，作者就作了必要的修订。譬如在一九一五年“夏毕业于杭州第一中学”条下，添加“即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居锡拉胡同蒋百里宅”两句，相应的删去了“秋肄于上海沪江大学。十二月二十九日去天津北洋大学”等内容。也有作者已掌握史料而未及增补的，如初版本一九一八年“夏入赘新会梁任公（启超）门”条，影印本未作充实，陈从周后来特地作了说明：“志摩拜梁启超为师，是其前妻张幼仪之兄君勖介绍的，他是梁的弟子，当时由志摩父出贐金银元一千元，是一笔相当大的礼金。”还有影印

本仍保留错讹的，如徐志摩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发起成立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但《年谱》初版本和影印本均作一九三一年“三月组织笔会中国分会，志摩当选为理事”，显为错引《退庵年谱》之误。然而，瑕不掩瑜，《徐志摩年谱》的史料价值应该充分肯定。

笔者收藏了《徐志摩年谱》初版本和影印本，两书均有作者的题签。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中期，笔者与陈从周先生多次交往请益，得到他题赠的《书带集》、《簾青集》等散文集，《徐志摩年谱》影印本却是他应笔者之请而题字，在扉页右侧用钢笔所书：“子善学人吾兄正 陈从周 九四、七、二十四”。笔者还清楚地记得最后一次拜访陈从周先生，与他笔谈徐志摩，他因脑梗不能言语，老泪纵横、痛苦万状的情景。陈从周先生驾鹤西行后，笔者又有幸得到《徐志摩年谱》初版签名本，扉页右侧用毛笔所书：

郁风

苗子 同志赐正 从周呈

原来这是黄苗子、郁风伉俪的旧藏。有意思的是，题签称他俩为“同志”，想必是作者五十年代的馈赠。从陈从周关于梁思成、林徽因的回忆录中可以得知，五十年代为保护文物和古建筑，他有多次北京之行。因此，与黄苗子、郁风在京见面赠书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而今当事人中只有苗子先生健在，下次见到他老人家，一定要求证此事。

值得注意的是，这册《徐志摩年谱》初版签名本中有多处陈从周的毛笔修改。且举一例。初版本一九一五年有“三月中与宝山罗

店镇张幼仪女士（嘉蚨）结婚于破石商会”条，签名本划去“三月中”改为“秋”。后来影印本又改作更为确切具体的“十月二十九日”。这就产生了一个颇为紧要的疑问，《徐志摩年谱》到底有几次修改？据笔者所见，初版本之后，有陆小曼保存本的修改，有题赠黄、郁伉俪签名本的修改，有一九八一年上海书店影印本的修改，还有别的吗？答案是肯定的。至少还有两种不可忽视的修改本，一为陈从周赠北京图书馆增补本，已知书内抄有徐志摩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八日致杨铨绝笔信和杨铨跋，陈从周后来虽过录于《〈忆徐志摩〉附记》，惜影印本未录；另一为沈从文眉批本，“对志摩临死前几年有一些补充”（以上未注明出处均引自陈从周《〈徐志摩年谱〉谈往》），史料价值更不待言，此本现存大洋彼岸的美国。笔者认为，这两种修改本对《徐志摩年谱》的订正补充或许更为重要，值得海内外徐志摩研究者关注。

年谱是“知人论世”的学问。徐志摩逝世时，“五四”新文学运动绝大部分代表作家均健在，作家年谱的编撰没有必要提上议事日程。鲁迅逝世以后，许寿裳编撰的《鲁迅先生年谱》（刊于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一九三七年初版《鲁迅先生纪念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文学作家年谱，但这只是五千余字的“简谱”，称其为“鲁迅年表”也未尝不可，而且它不是以单行本形式出现的。陈从周编撰的《徐志摩年谱》才是第一部以单行本面世的较为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新文学作家年谱，不仅对徐志摩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更在中国现代作家年谱编撰史上开了先河，功不可没。

这部《徐志摩：年谱与论述》是已知陈从周先生关于徐志摩文字的汇编，既收入了《徐志摩年谱》一九八一年修订本；也收入了

他四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所作考证徐志摩生平讨论徐志摩作品的文字，长则洋洋数千言，短则寥寥几百字，对《年谱》都是很好的补充。笔者对《徐志摩年谱》作了新的校勘，尽可能订正了引文的误植，删除了个别前后矛盾的重要条目，其余则一仍照旧。陈从周先生虽自谦“不是专门研究徐志摩的”（引自陈从周《〈徐志摩全集〉序》），但他的徐志摩研究确实“没有虚文”，特色鲜明。今年是陈从周先生诞生九十周年，本书的出版也是对这位卓有贡献的徐志摩研究家的纪念。

本书付梓在即，又找到一篇从周先生四十年代末辑录的《徐志摩家书》，正可及时补入，置于卷末，本书可能还有遗珠之憾，还盼高明不吝指教。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日于海上梅川书舍

目 录

序	陈子善/1
---	-------

上编 徐志摩年谱

志摩师哀辞(代序)	赵景深/3
编者自序	陈从周/8
年谱	11
遗著目录	100

下编 谈徐志摩

志摩杂记	107
志摩随笔	111
志摩杂记(二)	116
志摩日记	118
徐志摩与双栝老人	121
含泪中的微笑 ——记陆小曼画山水卷	124

法源今古多诗人	128
记徐志摩	130
新发现的诗人徐志摩遗札	143
《徐志摩诗歌集》序	146
谈徐志摩遗文 ——凌叔华致陈从周的信	149
《徐志摩全集》序	156
徐志摩白话词手稿	158
徐志摩日记的发现	167
《徐志摩域外散文选》序	171
《眉短眉长》序	173
《徐志摩年谱》谈往	175
沪杭车中	180
徐志摩碑与石刻画像	182
徐志摩·泰戈尔·姚华	185
徐志摩与杨杏佛之死	186
徐志摩家书	188
附录一：也谈闻一多的封面画	192
附录二：读《林徽因诗集》	194

上编 徐志摩年谱

志摩师哀辞（代序）

赵景深

我对于文学发生兴趣，是由于两位师长的鼓励，一位是洪北平先生，一位便是徐志摩先生。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济南号飞机失事，志摩师竟遇难惨死，实深痛惜。徐师的诗和散文，尤其是诗，在现代文学史上已经有很高的地位；倘天假以年，必能更有闪耀的光辉。

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开始实是新诗，在小说只出了两三本的时候，新诗倒出了十几种。当时人们写惯了无韵诗和小诗。徐师忽以西洋体诗在《时事新报》的“学灯栏”内刊出。记得这首诗的题目是《康桥再会罢》，每行字数相等，标点或句读常在每行之间，不一定是在每行之末。也许徐师的纸幅过短，或是他的字迹太大，以致每行恰恰可以达到纸的末端罢，于是排字的人把这首诗按标点或句读

分行了。这样既无音节，又参差不齐，不能一样长短，便变得与无韵诗无别，徐师特意去信更正，重排了一次。因此引起了我的注意。从此我于俞平伯、汪静之等名字外，又记住了一个徐志摩。我常想能够认识这几位先生，以致钦佩之诚。

后来知道徐师是在英国康桥大学专学文科的，于是就更加钦佩了。因为我虽是喜爱文学，只受了洪师一年的训诲，此后改习了两年纺织工业，不曾继续得到良好的的导师。恰巧一九二三年南开大学开暑期学校，内中有徐志摩先生的近代英文文学。当时我和友人们有一个文学团体绿波社，社员议决，天津的社员一致加入听讲，于是都报名入学。其中如《夜哭》、《他乡》的作者焦菊隐，《晨曦之前》、《魔鬼的舞蹈》、《孤灵》的作者于赓虞等都是学员。可惜讲期太短，两星期只讲十小时，此外徐师还公开演讲未来派的诗：这两种演讲我都有记录，收在我的《近代文学丛谈》（一九二五）里。

徐师曾拿一首英译的哥德的诗要全班听讲的学生译，我得了第一奖，是大幅的哥德照片。如今时有迁移，哥德的照片已经遗失，只剩下一张法郎士像的明信片，还存在我的匣中，作为徐师的纪念。

课余我常和几位朋友到徐师的宿舍里去访问。每在绿阴之下，蒙着太阳的光照，听徐师谈讲文学。他问我看过的莎士比亚不曾，我说不曾看过，只看过兰姆的莎氏乐府本事，他劝我看一看原书。但我终因其趣味不是近代的，不曾去看，有负徐师介绍的美意。

绿波社天津总社社员曾于徐师的讲演结束后，请他茶叙，借为话别，当时并共留一影，现此影尚在我的照相册中。席间徐师问起我将来的志愿：“你是否以文学为业呢？”我说：“我是这样的想。”徐师摇了摇头说：“大难，大难！文学是只好作为副业的。”

徐师刚离天津，我就失了业，天津《新民意报》为了文学附刊不受读者欢迎，或是节省经费，或是为了他故，便将我裁撤。我便写信给徐师，想译稿为生。他便介绍我替《晨报副刊》译小说，给我的复信说：

……我十一离京去北戴河，不久即为祖母病危急急的南回。老人的病竟不起，她生前爱我最深，而弥留前竟不能通一言为诀，甚令悲怆！关于译小说，能试译哈代，最合我意。我大约月底方能到沪，泰氏（指太戈尔）如来，则十月初偕同北上，尔时当可会面。（一九二三，九，六。）

后因振铎兄介绍我到长沙去教书，便不曾译小说；但徐师的盛意是深感的。在长沙两年的教书生涯里，也常看看《晨报》，知道此时《晨报副刊》已由徐师编辑，几乎每天都有他的长篇文字。我以前知道他的笔是不大勤快的，现在忽然如此大量生产，真使我非常惊讶，对于他的精力表示钦敬。“诗刊”也于此时产生，造成了今日的西洋诗体。我所译的一首哥德的诗也在这时刊了出来。《巴黎的鳞爪》、《自剖》、《落叶》、《翡冷翠的一夜》几乎都是此时的成绩。可以说一九二五年是志摩师最有收获的可纪念的一年。

与徐师一别就是两年半，直到一九二六年春天，方才第二次在上海与他相晤。我知道他到了上海，便写信给他，想去看他，并索赠《志摩的诗》（中华仿宋字排，华装）。当时他复了我一信：

太对不起你了！你信到后，我就想专诚去看你先不通知你，

但新年来为私事在沪杭路屡次往复，不曾腾出空来，所以没法去成，也没回信，请你原谅。明天（元宵）我上午到振铎家里，我叫他约你也去，不知便否，盼望你见面。我听说你快成家了，而且是苏州亲，先贺喜你，不是我俗套，因为迟早躲不了那一天，我自己也不在远，说实话，诗集明天带给你。（一九二六，一，一四。）

苏州亲就是指我的前妻马芝宝，他自己也不远，大约也不必加注解了。

我为了家贫无力完姻，只得临时赶译了一篇柴霍甫的《活财产》出来，拿了译稿去见徐师，想换一点钱用。那时徐师和他的父亲以及儿子阿欢都住在旅馆里。时候是早晨，他们都刚起来。徐师的父亲正在剃头；他很胖，很诚朴，完全与徐师两样；既不瘦削，亦无翩翩的风致。阿欢大约十岁左右，倒很像他的父亲，用一句旧小说上的话，生得“眉清目秀”。徐师说：“赵先生会讲童话，你请他讲给你听罢？”阿欢便翩着我讲，我只得讲了一个安徒生的大小克劳司给他听。我正在指手画脚的时候，志摩师弯着腰从门外骑着小脚踏车进来，叫喊说：“你看爸爸骑你的车！”阿欢拍掌大笑。

后来我又与志摩师谈时，问他对于自己的诗所最喜欢的是哪一首，他说是《无题》，后来我将这首选在我的混合国语教科书第二册里。

他收下了《活财产》，以备编《晨副》之用，预先给了我四十元稿费。加以叔父资助我数百元，我便草草结了婚。

结婚后便到绍兴教了一年书，又到海丰教了半年，回沪时是一